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中國古代哲學史

(二)

胡適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古代哲學史

(二)

胡適著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古代哲學史

第六篇 墨子

第一章 墨子略傳

墨子名翟，姓墨。有人說他是宋人，有人說他是魯人。今依孫詒讓說，定他爲魯國人。

欲知一家學說傳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定這一家學說產生和發達的時代。如今講墨子的

學說，當先知墨子生於何時。這個問題，古今人多未能確定。有人說墨子『並孔子時』，

史記孟荀列傳有人

說他是『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

畢沅墨子序

這兩說相差二百多年，若不詳細考定，易於使人誤會。畢

沅的話已被孫詒讓駁倒了，

墨子閒詁非攻中

不用再辨。孫詒讓又說：

竊以今五十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答，而後及見齊太公和

見

問篇田和爲諸侯，在周安王十六年。與齊康公興樂，見非樂上。康公卒於安王二十年。與楚吳起之死。見親士篇。在安王十一年。上

距孔子之卒

敬王十四年。

幾及百年。則墨子之後孔子益信。審覈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同時，而

生年尙在其後。

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

蓋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墨子

序年表

我以為孫詒讓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確。汪中說：

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

耕柱篇魯問篇貴義篇

……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

非攻中篇

言知伯以好戰亡。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並當時，及見其

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呂尙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

葬下篇言：『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霸之後，

魯問篇越王請裂故吳地方五百里

以一封墨子亦一證

秦獻公未得志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爲陳氏也。

檀弓下，『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

惠王以哀公七年卽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遊楚作鉤強

以備越。』亦吳亡後楚與越爲鄰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既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歟？
序 墨子

汪中所考都很可靠。如今且先說孫詒讓所考的錯處。

第一，孫氏所據的三篇書，親士，魯問，非樂上，都是靠不住的書。魯問篇乃是後人所輯，其中說的『齊大王』未必便是田和。即使是田和，也未必可信。例如莊子中說莊周見魯哀公，難道我們便說莊周和孔丘同時麼？非樂篇乃是後人補做的。其中屢用『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一句，可見其中引的歷史事實，未必都是墨子親見的。親士篇和修身篇同是假書。內中說的全是儒家的常談，那有一句墨家的話。

第二，墨子決不會見吳起之死。呂氏春秋上德篇說吳起死時，陽城君得罪逃走了，楚國派兵來收他的國。那時『墨者鉅子孟勝』替陽城君守城，遂和他的弟子一百八十三人都死在城內。孟勝將死之前，還先派兩個弟子把『鉅子』的職位傳給宋國的田襄子，免得把墨家的學派斷絕了。照這條看來，吳起死時，墨學久已成了一種宗教。那時『墨者鉅子』傳授的法子，也已經成爲定制。

了。那時的『墨者』已有了新立的領袖。孟勝的弟子勸他不要死，說：『絕墨者於世，不可。』要是墨子還沒有死，誰能說這話呢？可見吳起死時，墨子已死了許多年了。

依以上所舉各種證據，我們可定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與三十年之間，西歷紀元前五〇年至四九〇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與十年之間。西歷紀元前四二年至四一六年墨子生時約當孔子五十歲六十歲之間。孔子生西歷紀元前五五一

元前五一年到吳起死時，墨子已死了差不多四十年了。

以上所說墨子的生地和生時，很可注意。他生當魯國，又當孔門正盛之時。所以他的學說，處處和儒家有關係。淮南要略說：

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

墨子究竟曾否『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我們雖不能決定，但是墨子所受的儒家的影響，一定不少。呂氏春秋當染篇說史角之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可見墨子在魯國受過教育。我想儒家自孔子死後，那一班孔門弟子不能傳孔子

學說的大端，都去講究那喪葬小節。請看禮記檀弓篇所記孔門大弟子子游曾子的種種故事，那一椿不是爭一個極小極瑣碎的禮節？如曾子弔於負夏及曾子弔而弔子游弔而弔諸條。再看一部儀禮那種繁瑣的禮儀，真

可令今人駭怪。墨子生在魯國，眼見這種種怪現狀，怪不得他要反對儒家，自創一種新學派。墨子攻擊儒家的壞處，約有四端：

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後起，杖然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墨子公孟篇

這個儒墨的關係，是極重要不可忽略的。因爲儒家不信鬼，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神，焉能事鬼』又說『敬鬼神而遠之』說苑十八記子貢問死人有知無知。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耶，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死者無知，恐不孝子孫棄親不葬也。賜欲知死者有知無知也，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此猶是懷疑主義（*Agnosticism*）。後來的儒家直說無鬼神，故墨子公孟篇的公孟子曰：『無鬼神。』此直是無神主義（*Atheism*）。所以墨子倡『明鬼』論。

因爲儒家厚葬久喪，所以墨子倡『節葬』論。因爲儒家重禮樂，所以墨子倡『非樂』論。因爲儒家信天命，論語子夏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孔子自己說『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又說『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所以墨子倡『非命』論。

墨子是一個極熱心救世的人，他看見當時各國征戰的慘禍，心中不忍，所以倡爲『非攻』論。他

以爲從前那種『弭兵』政策，如向戌的弭兵會，都不是根本之計。根本的『弭兵』，要使人人『視人之國，

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這就是墨子的『兼愛』論。

但是墨子並不是一個空談弭兵的人。他是一個實行非攻主義的救世家。那時公輸般替楚國造

了一種雲梯，將要攻宋。墨子聽見這消息，從魯國起程，走了十日十夜，趕到郢都去見公輸般。公輸般被

他一說說服了，便送他去見楚王。楚王也被他說服了，就不攻宋了。參看墨子公輸般對墨子說：『我

不會見你的時候，我想得宋國。自從我見了你之後，就是有人把宋國送給我，要是有一毫不義，我都不

要了。』墨子說：『……那樣說來，彷彿是我已經把宋國給了你。你若能努力行義，我還要吧天下送

給你咧。』魯問篇

看他這一件事，可以想見他一生的慷慨好義。有一個朋友勸他道：『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

氣的事，你何苦這樣盡力去做呢？我勸你不如罷了。』墨子說：『譬如一個人有十個兒子。九個兒子好

喫懶做，只有一個兒子盡力耕田。喫飯的人那麼多，耕田的人那麼少，那一個耕田的兒子便該格外努

力耕田纔好。如今天下的人都不肯做義氣的事，你正該勸我多做些纔好。爲什麼反來勸我莫做呢？』

貴義篇

這是何等精神！何等人格！那反對墨家最利害的孟軻道：『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這話本有責備墨子之意，其實是極恭維他的話。試問中國歷史上，可曾有第二個『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的人麼？

墨子是一個宗教家。他最恨那些儒家一面不信鬼神，一面却講究祭禮喪禮，他說：『不信鬼神，却要學祭禮，這不是沒有客却行客禮麼？這不是沒有魚却下網麼？』公孟篇所以墨子雖不重喪葬祭祀，却極信鬼神，還更信天。他的『天』却不是老子的『自然』，也不是孔子的『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天。墨子的天，是有意志的。天的『志』就是要人兼愛。凡事都應該以『天志』爲標準。墨子是一個實行的宗教家。他主張節用，又主張廢樂，所以他教人要喫苦修行。要使後世的墨者都要『以裘褐爲衣，以跣躋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這是『墨教』的特色。莊子天下篇批評墨家的行爲，說：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脰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

又却不得不稱贊墨子道：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來之不可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認得這個墨子，纔可講墨子的哲學。

墨子書今本有五十三篇，依我看來，可分作五組：

第一組。自親士到三辯，凡七篇，皆後人假造的。黃震宋濂所見別本，此七篇題曰經。前三篇全無墨家口氣。

後四篇乃根據墨家的餘論所作的。

第二組。尚賢三篇 尚同三篇 兼愛三篇 非攻三篇 節用兩篇 節葬一篇 天志三

篇 明鬼一篇 非樂一篇 非命三篇 非儒一篇 凡二十四篇。大抵皆墨者演墨子的學說所

作的。其中也有許多後人加入的材料。非樂，非儒兩篇更可疑。

第三組。經^上經^下說^上大取，小取，六篇。不是墨子的書，也不是墨者記墨子學說的書。我以為這

六篇就是莊子天下篇所說的『別墨』做的。這六篇中的學問，決不是墨子時代所能發生的。況且其中所說和惠施公孫龍的話最爲接近。惠施公孫龍的學說差不多全在這六篇裏面。所以我以為

這六篇是惠施公孫龍時代的『別墨』做的。我從來講墨學，把這六篇提出，等到後來講『別墨』的時候纔講他們。

第四組，耕柱 貴義 公孟 魯問 公輸 這五篇，乃是墨家後人把墨子一生的言行輯聚來做的，就同儒家的論語一般。其中有許多材料比第二組還更爲重要。

第五組，自備城門以下到雜守凡十一篇。所記都是墨家守城備敵的方法。於哲學沒甚麼關係。

研究墨學的，可先讀第二組和第四組。後讀第三組。其餘二組，可以不必細讀。

第二章 墨子的哲學方法

儒墨兩家根本上不同之處，在於兩家哲學的方法不同，在於兩家的『邏輯』不同。墨子耕柱篇有一條最形容得出這種不同之處。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論語作『近者
悅、遠者來』

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

這就是儒墨的大區別，孔子所說是一種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個『所以爲之若之何』的進行方法。孔子說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怎樣』。這是一個大分別。公孟篇又說：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儒者說的還是一個『什麼』。墨子說的是一個『爲什麼』。這又是一個大分別。

這兩種區別，皆極重要。儒家最愛提出一個極高的理想的標準，作爲人生的目的，如論政治，定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或說：『近者悅，遠者來；』這都是理想的目的，却不是進行的方法。如人生哲學則高懸一個『止於至善』的目的，却不講怎樣能使人止於至善。所說細目，如：『爲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全不問爲什麼爲人子的要孝，爲什麼爲人臣的要敬；只說理想中的父子君臣朋友是該如此如此的。所以儒家的議論，總要偏向『動機』一方面。『動機』如俗話的『居心』。

孟子說的：『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存心是行爲的動機。大學說的誠意，也是動機。儒家只注意行爲的動機，不注意行爲的效果。推到了極端，便成董仲舒說的：『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只說這事應該如此做，不問爲什麼應該如此做。

墨子的方法，恰與此相反。墨子處處要問一個『爲什麼』。例如：造一所房子，先要問爲什麼要造房子，知道了『爲什麼』，方才可知『怎樣做』。知道房子的用處是『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方才可以知道怎樣布置構造始能避風雨寒暑，始能分別男女內外。人生的一切行爲，都是如此。如今人講教育，上官下屬都說應該興教育。於是大家都去開學堂，招學生。大家都以爲興教育就是辦學堂，辦學堂就是興教育。從不去問爲什麼該興教育。因爲不研究教育是爲什麼的，所以辦學和視學的人也無從考究教育的優劣，更無從考究改良教育的方法。我去年回到內地，有人來說，我們

村裏，該開一個學堂。我問他爲什麼我們村裏該辦學堂呢？他說：某村某村都有學堂了，所以我們這裏也該開一個。這就是墨子說的：『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的理論。

墨子以爲無論何種事物，制度，學說，觀念，都有一個『爲什麼』。換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個用處。知道那事物的用處，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惡。爲什麼呢？因爲事事物物既是爲應用的，若不能應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應該改良了。例如墨子講『兼愛』，便說：

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
兼愛下

這是說能應『用』的便是『善』的；『善』的便是能應『用』的。譬如我說這筆『好』，爲什麼『好』呢？因爲能中寫，所以『好』。又如我說這會場『好』，爲什麼『好』呢？因爲他能最合開會講演的用，所以『好』。這便是墨子的『應用主義』。

應用主義，又可叫做『實利主義』。儒家說：『義也者，宜也。』宜卽是『應該』。凡是應該如此做的，便是『義』。墨家說：『義，利也。』經上篇參看非攻下首段便進一層說：說凡事如此做去便可有利的卽是『義』的。因爲如此做纔有利，所以『應該』如此做。義所以爲『宜』，正因其爲『利』。

墨子的應用主義，所以容易被人誤會，都因為人把這『利』字『用』字解錯了。這『利』字並不是『財利』的利，這『用』也不是『財用』的用。墨子的『用』和『利』都只指人生行為而言。如今且讓他自己下應用主義的界說：

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貴義篇

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耕柱篇

這兩條同一意思。遷字和舉字同意。說文說：『遷，登也。』詩經有『遷於喬木』，易有『君子以見善則遷』，皆是『升高』『進步』之意，和『舉』字『擡高』的意思正相同。後人不解『舉』字之義，故把『舉行』兩字連讀，作一

個動詞解。於是又誤改上『舉』字爲『復』字。六個『行』字，都該讀去聲，是名詞，不是動詞。六個『常』字，都與『尙』字

通用。俞樾解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一章說如此。『常』是『尊尙』的意思。這兩章的意思，是說無論什麼理論，什麼學

說，須要能改良人生的行為，始可推尙。若不能增進人生的行為，便不值得推尙了。

墨子又說：

今瞽者曰：『鉅者，白也。』俞云：鉅當作豈。豈者，皚之段字。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

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

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

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貴義篇

這話說得何等痛快？大凡天下人沒有不會說幾句仁義道德的話的。正如瞎子雖不曾見過白黑，也會說白黑的界說。須是到了實際上應用的時候，纔知道口頭的界說是沒有用的。高談仁義道德的人，也是如此。甚至有許多道學先生一味高談王霸義利之辨，却實在不能認得韭菜和麥的分別。有時分別義利，辨入毫芒，及事到臨頭，不是隨波逐流，便是手足無措。所以墨子說單知道幾個好聽的名詞，或幾句虛空的界說，算不得真『知識』。真『知識』在於能把這些觀念來應用。

這就是墨子哲學的根本方法。後來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說，與此說多相似之點。陽明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很像上文所說：『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之意。但陽明與墨子有絕不同之處。陽明偏向『良知』一方面，故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墨子却不然，他的是非的『準則』，不是心內的